



凌家滩

聚焦中国最早的城市

文/周剑虹
孙晓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前不久披露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正在发掘的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这表明中国早在约五千五百年前就出现了城市，从而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中国城市史上溯千年

据考古专家描绘，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这一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人们过去所作的估计。专家认为，凌家滩古城展现出的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使中华民族文明史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

在此之前，考古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著名城市历史研究专家、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认为，一个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和商业集市四大要素。

负责凌家滩遗址发掘工作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任张敬国教授告诉记者，凌家滩具备了以上条件，这里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所以它当之无愧是一座城市。

张敬国率领的考古队已经在凌家滩遗址发现一座祭坛，一处大规模红陶土块广场，一口水井，一条壕沟，一处石器作坊，三组巨石建筑遗存，66座墓葬，1300件陶器、玉器、石器等各类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史前文化遗址中，凌家滩出土的玉器最多，而玉器是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贵族们用来象征权力的专用礼器。

前不久，记者寻访了这座古城。占地160万平方米的城郭，一眼望不到边际，就是以后稍晚出现的城市面积也不一定比它大。这个城市沿河而建，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

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庭院区，房子

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这个区域出土了大量陶片。

第二区域是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考古专家认为，这里是部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这座古城的中心，它反映出当时的高度文明和强势力量。记者在广场中间看到一个红陶土块砌成的水井，井水清澈可饮，经地质专家鉴定，这是中国最早的真实意义的水井，这说明当时的居民有了公用的生活用水。

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中央有一处高约一米的祭坛，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张敬国介绍说，他与台湾古玉研究专家陈启贤先生合作，利用先进的偏光立体显微镜，对上百件精美的凌家滩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和测试，发现凌家滩人已经用上了高超的冶金技术。

在这座城的四周，一条大型壕沟形成了城市与外界相隔离的“护城河”，用来防御外界的侵袭。

张敬国说，凌家滩遗址所表现出的文化，证明它具有深厚的城市内涵，比如从出土的玉器看，玉人戴的帽子上有方格纹，腰带上的斜纹上运用了挑花工艺，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在人们的穿着上体现出了城乡差别，也反映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服饰文化。

据悉，今年秋季，考古专家们将继续在这里发掘，可望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城市元素。我国著名史前建筑研究专家杨鸿勋教授曾多次到凌家滩考察，他认为，这里发现的巨石建筑和红陶土块建筑是两个非常深奥的课题，其中许多谜底尚未揭开，值得全世界考古学家研究和探索。

专家解读五千多年前的玉文化

在凌家滩出土的所有文物中，千余件精美绝伦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这些玉器虽然年代久远——距今约五千五百年，但其种类之多，玉质之丰富，造型之美，制作之精，把玉器文明推进到了相当的高度。专家认为，凌家滩是中国古代制玉中

心。据了解，史前制玉中心所在地有3个：墨西哥、新西兰和中国，但前两者仅把玉当作装饰品，只有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

前不久，记者约访了主持凌家滩发掘工作的张敬国教授，请他对中国五千多年前的玉文化进行详细的解读。

张敬国说，凌家滩出土的玉器，

对凌家滩遗址的四次发掘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始于1985年，当时，凌家滩村民在村后山坡上建坟掘坑时，发现地下埋藏有许多陶片、玉片等文物，消息很快就传到离现场仅两公里多的长岗乡乡政府。时任乡文化站站长李玉和闻讯后，立即赶去向村民宣传“文物法”，将村民挖掘出土的文物依法收缴，并及时上报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再由县文管所转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此，这座在地下默默埋藏了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址横空出世。

从1987年开始，凌家滩遗址经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四次发掘，获得了重大考古成果，被国家考古权威机构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以其深蕴的历史文化信息震撼了国内外学术界，使巢湖地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史上，确立了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

1987年6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主任担任队长，对凌家滩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第一次试掘就从遗址中发掘出二百多件文物，其中包括玉人、玉版、玉龟、玉冠、玉勺等精美玉器。还发掘出4250克重的石铲，是迄今我国新石器遗址发掘中出土的最大的一把石铲。当年年底，仍由张敬国带队对凌家滩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更多的文物，其中仅

玉璜就达二十多种，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璜之大成。遗址出土的龙凤璜、双虎璜最具考古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1998年10月，安徽省考古所对凌家滩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面积扩大到1400平方米，发现了玉龙、祭坛、石钻等重要文物，特别是玉龙的发现，表明巢湖地区是中国龙文化的故乡。

2000年10月，安徽省考古所对凌家滩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利用现代航空遥感技术探测，发现凌家滩遗址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一座大型古文化遗址。还发现一座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对这座文化遗址的空间范围有了准确的测定。凌家滩遗址仅发掘了总面积的1/800，就已经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如能对其全面发掘，探其全貌，其重大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凌家滩遗址的12个第一

据张敬国介绍，凌家滩遗址至少有12个方面在全国考古发掘中前所未有的：1. 玉人；2. 玉龙；3. 玉鹰；4. 玉版；5. 玉勺；6. 红陶土块建筑遗迹；7. 东陵玉；8. 玛瑙钺、斧、水晶耳；9. 玉管微雕；10. 石钻；11. 玉戈、玉虎首璜；12. 人工巨石堆。

新闻背景

几乎件件都透出神话般的故事，也透出不为人知的古老历史信息，件件精品讲述的神秘宗教故事令人惊叹。凌家滩共出土6件玉人，3件坐姿，3件站姿。玉人都是双臂弯曲紧贴胸前，作祈祷状，反映了凌家滩先人已有强烈的原始宗教意识，已告别了精神世界的蒙昧期。玉人都戴圆冠，系斜条纹腰带，说明当时已有纺织技术，人们已穿上衣裤，戴上帽子。玉人双耳有耳孔，表明他们戴耳饰，手臂上刻纹表示戴有手镯。玉人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剃须工具，表现出玉人绅士风度和已享有相当高的物质文明。

凌家滩玉人都呈长方形面孔，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嘴，身材比例匀称，面部表现出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同现在的中国人一脉相承。这有力地证明了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人种一直未变，文化传承未变，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其它三国都出现原有文明的中断和人种的变迁，唯有中国文明历史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至于凌家滩出土的玉龙，张敬国认为这是令世人震撼的。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龙文化源远流长，在红山文化和河南濮阳贾湖文化遗址中都有猪龙和蚌壳砌的龙出土，但它们的形象都不及凌家滩玉龙这样完美，更相似于后世中国人对龙的描绘。凌家滩玉龙首尾相接，两角耸起，显得庄重、威严，龙须、嘴、鳞等龙的要素齐备，其造型和神韵都一如近人之作。五千多年的漫长时空，在这件玉龙上如此神奇地叠合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这足以说明巢湖流域是龙文化的故乡之一。

凌家滩的玉鹰，胸腹刻有大小两圆，两圆之间刻有八角星纹，鹰首侧视，双翼展翅，神彩飞扬。鸟是东夷人的图腾，玉鹰在凌家滩的出

现，表明凌家滩先民可能与东夷文化有某些直接关系。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是想让雄鹰飞上天把供品带给太阳神，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

此外，凌家滩还出土了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其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富考古价值。虎首璜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它和玉戈等兵器的出土，说明当时已有战争行为和军事结盟现象存在。龙凤璜则显示了中国龙凤文化的源头，这种合婚的信物，表明凌家滩先民已实行族外婚，在婚姻制度上已迈入一个文明的新阶段，同时也表明龙凤文化起源于巢湖流域。

凌家滩出土的玉勺，其造型和制作之精美可以和今世之作媲美，那琢磨精细的桃形勺池，流畅曲线的勺柄，勺柄中的凹槽和柄端的圆孔，令人称绝。这件玉勺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首次发现，它代表了当时玉匠们的聪明才智，也表明凌家滩人已习于汤饮，讲究美食，反映了其主人较高的身份、地位和权力。

凌家滩亟待再次发掘和保护

近年来，凌家滩考古的重要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先后有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香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及我国专家近四百人赴凌家滩遗址参观交流，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教授说：“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中，这是极为难遇的新材料。”

最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计划对凌家滩进行第五次发掘，重点是解决红陶土块遗迹和墓地的性质问题，红陶土块遗迹经第四次试掘钻探，其长90米，宽33

米，面积近3000平方米，堆积厚度1.6米，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早期宫殿或神庙建筑遗迹。如经发掘证实，这将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大型建筑遗迹，也将是我国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对于研究我国数学、力学、几何、机械原理、原始八卦和天文学的起源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显示凌家滩文化在五千多年前处于全国最先进的地位。墓地的进一步发掘，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家庭关系、阶级和国家起源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定，凌家滩遗址是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起源的源头之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前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说：“凌家滩玉器的发现，对于玉器文化的深入研究乃至聚落演化历史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起始阶段不可多得的实例。”通过第五次发掘，凌家滩将揭示更多的古代文明信息，对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据凌家滩发掘主持人张敬国介绍，第五次发掘和规划设计所需的100万元经费至今尚无着落，计划今年秋季进行的发掘很可能因此而推迟。张敬国说，由于遗址距地表很浅，极易遭到人为破坏和盗掘，作为主持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近二十年的考古工作者，他整天忧心如焚。目前遗址上建有民房五十多间，严重影响遗址的保护、发掘和研究。对此，国内外专家一致建议搬迁。只有尽快搬迁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掘凌家滩标志性建筑。张敬国为此发出紧急呼吁，期望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凌家滩这个祖先赐予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好这块丰富的人类资源。★

凌家滩:聚焦中国最早的城市

作者: [周剑虹](#), [孙晓胜](#)
作者单位:
刊名: [记者观察](#)
英文刊名: [REPORTERS' NOTES](#)
年, 卷(期): 2002(10)
被引用次数: 1次

引证文献(1条)

1. [李久昌](#) [偃师二里头遗址市场蠡测](#)[期刊论文]-[文博](#) 2007(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izgc200210009.aspx